



本土文本

桃花正红

(小说)

□朱洛婧

万绿湖畔的桃花,那是真的美。群山脚下,绿树林里,忽地盛放了一树,再一树,花瓣密密匝匝,粉粉嫩嫩。春风拂过,一朵一朵花瓣醒来,惹得蜂啊蝶呀,人呀相机呀,齐齐往那儿挤。框景里粉花绿水,薄雾红阳,极是一幅江南水墨春和景明。

桃花初放时,村里人开始做一种历史悠久的美食——艾板。这也是一个艾草葳蕤的季节,炒了芝麻花生,拌点砂糖,酿进艾草板皮,蒸一蒸,咬一口,像是将春天吞进了肚子里。

村里老一辈都会做艾板,尤其是杨梅婶,做的艾板拉皮流馅儿,十分馋人。城里人知道杨梅婶的手艺好,争着来买,有时候还带着孩子,兴致勃勃跟着一起包艾板。吃饱喝足,打包带些回去送人。

一传十,十传百,杨梅婶成了微信圈里的艾板网红,订单络绎不绝。她五十多岁了,吃着绿色健康的自家青菜,喝着甘甜养人的万绿湖水,整天乐呵呵,精神头足,走路带风,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可订单多起来,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找年轻帮工吧,多给些工钱,相当于白干了,少给些工钱吧,怕人家不乐意。正愁呢,常客小美找上门来,里里外外帮了她两天,把她感动得说了两宿掏心窝的话。

我保存着一份60多年前的教案,虽然纸质泛黄变脆了,但“教学要求、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布置作业”等所有环节一个不缺,字迹仍清晰。跑了几个地方,挪了几次窝就是舍不得扔这几张纸片,这是我留在1959年的蹒跚脚步啊!

1959年我徐州师院毕业前到徐州四中高一实习一个月,我们一组三人,每人一周,做班主任,教一篇课文。上讲台前,我几乎把课文都嚼烂了。一次同宿舍老兄们还听见我在睡梦中大声背诵课文。

徐州的四月天,踏着春风出校披着夕阳归来步行一小时,好在日天长,吃饭、洗澡、洗衣服、写“实习日记”……紧张而充实,辛苦而快乐。

记得上讲台这天,我起了个大早提前抵达学校,还提前五分钟走上讲台,把学生早已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再次擦了又擦。善解人意的班主任把她的手表脱下来放在讲台上,让我把控时间。教室里静得听见人呼吸,全班学生全神贯注屏息静气,我站在讲台前来回走动,自己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第一节课学生踊跃发言。第二节课师生互动不错。第二天第三节课一路顺风顺水。问题出在第四节课,我突

苏州小区旁边的尹山湖是我每天打卡之地,虽寒风料峭,但江南水乡的暖冬不枉虚名,枯黄的草地上还有着零星的或成片的绿意。

我好奇俯下身,想看清楚何种植物在瑟瑟寒意中还能如此青碧。只见十来片绿叶伸展着,铺开。叶片脉络分明,边缘锯齿状。看着似曾相识,却又叫不出学名,于是赶紧掏出手机,借助“形色”软件,得知此草为“苏门白酒草”,继而想到了语文课本上《故都的

秋》的作者——郁达夫,这位忧都多情的作家,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中,年仅49岁。我对“苏门答腊”没甚概念,因为怜惜敬仰一个作家与英雄从而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想到今天竟然邂逅了一株野草,一株来自“苏门答腊岛”的外来入侵杂草。至于“白酒草”一说,百度一下才知道,是菊科下的白酒草属的一种植物统称。怪不得觉得眼熟,原来跟乡野地头的“小飞蓬”都属于“白酒草”系列。它们在开花时节,会释放淡淡清香,这种花香很像白酒的香气,所以得以雅名。

探源至此,便觉“识物”已毕。但对于软件上所说的“外来入侵杂草”,而且属于“恶性杂草”,还是很困惑。于是好奇深究,得知“苏门白酒草”因其具有繁殖能力强、传播速度快、适应性强、生态幅广等特性,同时在新生境中往往缺乏

第三天,小美要走了,杨梅婶百般不舍,装了好些艾板,悄悄把两百块辛苦费压在艾板盒下,让她带走。

当天晚上,小美打来电话,说愿意帮着做艾板事业,就是不知道杨梅婶想不想做大做强。

“当然想哇,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呢?”

电话那头,小美娓娓道来:“先做一份商业计划书,找投资,找股东。等钱到位,在城里租一个厂房,把生产线拉起来,这边机器洗艾草,那边煮艾叶,另一边和面和炒馅。板皮和馅料都处理好,机器包好一个装袋一个,滚入冰鲜箱,客人拿到手蒸一蒸就可以吃。另一种熟的呢……”

杨梅婶笑着打断小美,说这事成不了。小美说她考察过食品加工厂,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杨梅婶却说,正是因为很容易做到,所以才成不了。

这下,把小美说糊涂了。杨梅婶急匆匆挂了电话,此后,不管小美怎么说,她就是不为所动。她宁愿少接订单,或忙到深夜,也绝不答应融资开工厂的事。

小美呢,越发上了心,觉得有杨梅婶这个金字招牌,加工厂绝对能成。除了艾板,还有桃酥绿豆糕……盆满钵满,指日可待。

然发现只顾自己滔滔不绝而忽略调动学生积极性时已为时晚矣,匆匆布置作业已经在下课铃响了之后,弄得我满脸发烫,赶忙鞠躬致歉。

想不到这一躬我竟鞠了38年!此后每年开学第一课,我都毕恭毕敬向学生鞠躬,然后认真向学生解释道,我上课鞠躬是感谢你们欢迎我来上课,我下课鞠躬也是感谢,感谢你们和我一道完成了这一课的教学任务,我说这仪式表达着我对你们的尊重,我对讲台的敬畏,老实说有些老师在这个环节上的随随便便我是看不惯的。

第二个想不到的是,第一次上讲台后我心里就隐隐感到此生就属于讲台了。不仅是我父亲早在用瘦得跟鸡爪似的手指掐着计算日子,再过4个月120天我们这个城市贫民家庭就有人“吃皇粮”了;我自己也明白自己几斤几两,天生一张娃娃脸,实习这个月来中午与学生同一锅里吃饭,玉米饼、南瓜粥,吃完嘴一抹,与学生说说笑笑,勾肩搭背,一起回教室出墙报、演小剧,很难一眼认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天生就是一块做教师的料!

还有一个我想不到,中学时我就喜欢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学时学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一章我特别感兴趣,这回

天敌和竞争对手,从而使其可以在新生境中快速扩张和蔓延,并常常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的单优群落,并对环境健康与生态安全构成显著危害,特别是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造成严重威胁,故被列为恶性入侵植物”。同样属于“恶草”的还有“一枝黄花”“大狼把草”“野老鹳草”等。这应该是从生态与环境的角度,给“苏门白酒草”定的“罪名”。其实,百度资料里也提及它的药用价值——“温肺止咳、祛风通络、温经止血”。原来爱憎只是特定角度与认知差异而已,而苏门白酒草却不自知。

每天湖边散步,见植物无数。不识名时,它们叫树、叫草、叫花。识名后,它们的产地、科目、形态、药用价值等一一明晓。见之如数家珍殷亲切,知根知底,相知相惜。理学家提倡的“格物致



这不,这天,她又找上门来了。杨梅婶见小美不死心,也不跟她唱反调,带她逛了一圈,问村里美不美,和城里比,是村里美,还是城里美?

小美指着山山水水高兴地说:“婶啊,你看,城里哪有这样绿的山,这样碧的水?村里美,美在天然、绿色,像一幅幅山水画。城里呢,当然也是美的,可那是建筑美,工业美。这两种美截然不同,无法比较。”

“你更喜欢哪种美呢?”“我嘛,当然更喜欢山水美了。”“为什么呢?”

“因为她空气清新绿色健康,温润养人……”小美说到这里,霎时明白了杨梅婶意有所指。她望着眼前景致,翠树红花,燕舞莺歌,又想到手作艾板的传统滋味,竟呆住了。

“吃一个。”杨梅婶递来一个艾板。小美接过咬上一口,皱了眉头,“婶,这味道不对啊。”

“你电话说来,我昨晚让人去超市买的。”

小美低下头,陷入了沉思。又一个桃花灼灼,燕子衔泥的早晨。小美春风满面地引着一批大学生找到杨梅婶,说将住在村里,做一个艾板、畚族蓝等传统手工艺的调研报告,暂时不走了。

实习恰恰又有幸与鲁迅先生相遇,因为教《“友邦惊诧”论》收集了不少材料,无巧不巧,实习期间步行经过一间旧书店,我居然淘到这篇散文名篇最初发表的刊物《十字街头》,小四开报纸大小,“左联”地下印刷品,花几毛钱就拿出来,我如获至宝。从此我就注意收集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有关资料,收集啊,多年坚持下来积少成多,就成了两本书,《鲁迅风满间世以后……》《缀在巍巍昆仑上的疑问号——鲁迅教材解疑与写作技巧探讨》出版后,受到全国的中学师生欢迎。

人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第一次上讲台就有人帮助我系好第一个纽扣,此生幸甚矣!

一位朋友是吴奔星教授。吴先生当时落难,但是他教我们现代文学“鲁迅”专章尤其讲得漂亮。吴先生对学生和蔼、负责,他鼻音略重的湖南普通话让我们听起来很亲切。实习一个月早出晚归,他都是和我们年轻人一起步行来去的。教师肚子里一缸水,上课才能给学生一桶水,吴先生给我作了好榜样。2004年吴先生以92岁鹤龄仙逝,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大厚本纪念文集《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先生头衔一大摞,“国”字头的就有好几

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协诗歌学会理事……书中记述先生竟然在北师大操场亲耳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讲,竟然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我的悼念文字是《一个授业弟子的深情怀念》有幸排在《别》第四篇,这是我向吴先生最后一鞠躬。

另一位益友是实习班级的班主任,我称她“师姐”,30岁左右,一张精致的脸,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热忱大方而又优雅知性,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江南烟雨氤氲出来的,在当年灰、黑色为主旋律的校园,她白底黑格对襟衫,绝对是一道风景。师姐的班主任工作全校首屈一指,她把自己做成班级“大姐大”。我上第一课那天她早来到教室替我撑场子,我讲课时她坐在后面给我压阵势。她对我的评语永远都是温暖的鼓励,只记得她唯一一次批评我说:“你一个人唱独角戏累不累呀?孩子们也该让他们多说几句话呀,倾盆大雨他们接受得了吗?我们教师要学会下毛毛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师姐成了我心中一份永远的牵挂。师姐如果健在,今年也该90多岁高龄了?也不知后来她有没有能调回南方老家?……师姐那么好的人一定会有好报。

杨梅婶乐坏了,端出热气腾腾的艾板和石磨豆浆,给客人们吃上。咬着散发浓郁艾草清香的甜板,他们赞不绝口,纷纷说在城里吃不到这样天然的好味道。

小美说:“那是当然,杨梅婶亲手做的艾板,吃的就是纯天然,无添加。就好比化工印染的布料,和植物浆染的畚族蓝,能比吗?”

众人连说当然不能比。杨梅婶惊喜地看了看小美,会心一笑,说:“天然的味道,需要一手一脚捶打、揉搓、翻炒、炖煮、慢熬,少一步功夫,味道就不一样了。”

小美接过话茬,说:“对啊,添加剂的东西吃多了,更显出原始手作的珍贵。这才是真功夫,是古久的情怀和回忆。”

杨梅婶频频点头,笑得如同枝头桃花。小美告诉杨梅婶,她准备在村里建一个大学生实习基地,利用“村校合作”模式,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回来建设美丽乡村。艾板和畚族蓝,就是第一批重点传承、推广项目。

“婶啊,你以后再也不愁没有人手了。”杨氏艾板”的好滋味,将会走进千家万户”。

杨梅婶紧紧握住小美的手,激动得连声说好。此时,窗外桃花正红,屋内艾板飘香。

于这火红石榴树下我伫立沉思耳畔又响起烈士的豪言“宁关不屈,枪毙何惧?”那坚定的声音在心头回响犹如石榴树上朵朵烈焰永远燃烧,永不熄灭

一位益友是实习班级的班主任,我称她“师姐”,30岁左右,一张精致的脸,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热忱大方而又优雅知性,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江南烟雨氤氲出来的,在当年灰、黑色为主旋律的校园,她白底黑格对襟衫,绝对是一道风景。师姐的班主任工作全校首屈一指,她把自己做成班级“大姐大”。我上第一课那天她早来到教室替我撑场子,我讲课时她坐在后面给我压阵势。她对我的评语永远都是温暖的鼓励,只记得她唯一一次批评我说:“你一个人唱独角戏累不累呀?孩子们也该让他们多说几句话呀,倾盆大雨他们接受得了吗?我们教师要学会下毛毛雨。”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师姐成了我心中一份永远的牵挂。师姐如果健在,今年也该90多岁高龄了?也不知后来她有没有能调回南方老家?……师姐那么好的人一定会有好报。

知”,要“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我借苏门白酒草,获知其生物知识,只算“知道”的浅层认知。其被定义为“恶草”还是“草药”,是喜爱是憎恨,是原罪是经济价值,这些皆是外者的评判,与苏门白酒草无关。这也算是“格物”的第二层级,草便是草,与爱憎无关。王阳明说:“无善无恶之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意思是心的本体本无善恶,意念让心如此,良知是与生俱来的直觉力,借助良知去恶扬善才有真正的“格物”。

“草木本无心,风月不关情”,自然万物的好恶只是人们的情感投射而已。当我们克服私欲,心情归于宁静,一切草木皆是草木本身,见山见水见草木,这才是真正的“格私欲,致良知”。如此甚好!

歌乐山,不朽的丰碑

(组诗)

□李新勇

◎那个永远九岁的先辈
在那幽暗牢房的缝隙间
星光轻洒如萤火微明
岁月的重轭
未能折弯那稚嫩的灵魂
小萝卜头,宋振中
乳名唤作森森
渣滓洞内镣铐叮当
奏响生命不屈的悲怆乐章
九岁稚子身躯陨落时
距新中国诞辰仅二十四天
一步之遥,却成就了
他的辉煌和永恒

后人把他的铜像上系上红领巾
仿佛他还有一个少先队员的身份

可他自信坚定的笑厖
在无尽黑暗中静静绽放
犹如破晓前璀璨星辰
将希望引领
共和国的记忆深处
铭记着这份九岁前辈的勇敢
与坚强
不会遗忘永远九岁的无畏和
纯真

黑夜之中他的双眸闪耀着光芒
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风里雨里挺立的
是他青松般常青的英魂

我们踏着 he 铺设的坚实道路
前行
自由筑梦,勿负韶华,不忘初心
爱与信任,是他赋予我们
最宝贵的光明与指引

◎白公馆里的石榴树
许晓轩烈士亲手植下的石榴
树

经历六十多年风雨
依然枝丫繁茂,花似火炬
我以崇敬之姿,深情凝望
这石榴树的坚韧与顽强
历经风霜,饱尝世事沧桑
它依旧挺拔不屈
仿佛在低语那段烽火岁月
与那份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于这火红石榴树下
我伫立沉思
耳畔又响起烈士的豪言
“宁关不屈,枪毙何惧?”
那坚定的声音在心头回响
犹如石榴树上朵朵烈焰
永远燃烧,永不熄灭

◎致敬,那些无名英烈
在岁月的长河里你们
没有照片定格你们的容颜

梅干菜有点香了

(外一首)

□天凌

告别在新年的第一天,
猝不及防到来。
儿孙带着大行李箱,
将飞去温暖的南方,
他们将沿着海岸自驾,
巡航梦中的蓝色天空。

再见或许是万物勃发的清明,
或许是光线灼热的端午,
此时田园寂静,
听得见夜露从枝头滑落的声

响,
狗的爪印踏响了青石板上的
浓霜,
听见炊烟含在喉咙里的一声
叹息。

爹娘的日常加快了脚步,
新年的猪崽已经买回,
春韭的种子将在熟肥和灶灰里
伸懒腰和练体操,
母鸡已有抱窝的征兆,
满院子的月季和绣球
等着几十斤鱼汤沤肥擎。

忙碌让思念变得短促又轻悄,
只有那一缸压实的冬菜,遗憾于
根本没来得及及粉墨登场。
它们被扫去雨水晾晒,
在冷风和太阳下引颈张望。

微信里的老爹正在输入,
千言万语未发即删。
他过载的骨骼依旧铮铮作响,
从不说阿黄在想你,
大柴灶与老木床在想你,

没有姓名镌刻在墓碑之上
静默如星
未曾闪耀在人间
却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你们曾踏过荆棘
穿越枪林弹雨
用血肉之躯
筑起民族的脊梁,你们
在无声处化作一缕青烟
在黎明前洒下满腔热血

你们是谁?来自何方?
这些问题已无从追寻
你们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
是永不熄灭的火焰

致敬,那些
未曾留下照片和姓名的英烈
从未远去,精神永存

◎歌乐山,不朽的丰碑
我愿化作一缕
缠绕在歌乐山巅的清风
感受历史沧桑中的坚韧
我愿成为一束
穿透历史尘埃的阳光,照亮
那曾经烽火连天的岁月
和英雄们坚毅不屈的脸庞
我愿是你山间的一朵野花
轻轻摇曳,告诉你们
我们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告诉每一位牺牲的烈士
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
是你们英勇牺牲的见证
七月的星火照亮了
新中国自信前行的征程

站在这一方土地上
我感受着每一位烈士脉搏中
跳动的力量
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面对苦难
烈士们从未有过退缩
守护着身后这片广袤的家园
用心,用情,用生命
歌乐山,一座巍峨的丰碑
每一个汉字,每一帧照片
都深深地铭记着
每一位英烈的荣光
歌乐山,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
每一个英烈光辉的名字
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与信念
在追寻梦想的征途上
勇敢前行

长长的溪水想流到山外去迎你。
他最终只叹了句:
梅干菜有点香了。
攒了很久的气味,
真有点酸香的梅子味哩。

◎鸟归来探望旧巢
树上一只碗,
下雨落勿满。
鸟的巢穴闲置良久,
遗忘的潮水随冬来的月色,
满了又浅,浅了又满。

鸟巢依旧坚牢,
雨季生出的苍苔被太阳晒干,
风吹走了垫巢的羽毛,
巢的骨架轻盈又坚实,
被风霜镀成青铜色。

有一天,鸟终将路过它的旧巢,
追忆那些生儿育女的痕迹,
那些天真烂漫的提问,
那些胆战心惊的试飞,
那些逗雏鸟离巢闯荡的驱赶,
与假装洒脱的滑翔与掉头。
探旧岁已逝,新叶如万千挥别的手帕
簇拥枝头空空的摇篮。

鸟终将回来探望它的旧巢,
就像人回到荒废的筒子楼。
想像他永不安静的少年,
与他永不服输的中年。
巢中摇晃着时钟的影子,
巢中盛满浓稠的追忆。